
明史

毛澄　汪俊（兄俱　弟偉）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
徐文華　薛蕙（胡侍、侯廷訓　廷訓子一元　王祿）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時武宗為太子稱於孝宗曰聽毛先生講殊明白也孝宗喜方秋夜置宴即撤以賜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為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

吏部左右侍郎十二年五月拜禮部尚書其年七月
帝始出巡幸澄偕諸大臣陸完等疏諫會御史張欽
閉居庸關不得出帝乃還八月朔遂微服幸昌平澄
聞即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俟命三日又馳
疏懇請帝甫還旋出居庸幸宣府澄等復馳疏切諫
自是帝久留不返澄等請南郊省牲請正旦受朝悉
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
服不許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澄等以律令所
禁持不可帝特許之王瓊之客彭澤也錢寧實主之
及廷議衆畏二人莫敢言澄獨白其無罪時西番僧

得幸豹房石閣化 王所遣使者遂賚緣丐額外賜茶
有詔予九萬斤塗等極言壞祖制妨馬政奪商賈利
不納其年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
邊遂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于榆林塗等屢疏馳
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
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
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畧
至于臘朔有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
禮已卜而六飛遐騁旋軫無期上則長樂倚門椒宮
凝望下則萬幾壅滯四海驚憂萬一冰雪阻違道途

梗塞元正上日陛下不及躬執玉帛于上帝之前天
下之人其將謂何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
格怠慢則禍生令去上年號二旬萬一旋不及期禮
愆于素繼天心仁愛不加訶譴陛下獨何以自安邊
地荒寒陰冬危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外思聖體之
勞頓內念根本之空虛遠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
駕速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
駕甫還京即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賂東嶽奉安聖像祈
福安民澄等駭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

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而已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以將其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之所為哉況鑾輿一動師衆如林吏民輸將不足供億此不可者一漕渠阻塞商賈不通諸須匱乏百物騰貴此不可者二江濤洶湧雨潦頻仍水土不宜風俗不習設有驚憂悔將何及此不可者三千乘萬騎蹴踏奔騰禾稼被傷蠶桑失業萬姓

恣咨盜賊將起此不可者四車駕愈遠歷日愈多宗社大器誰可付託倘北敵乘虛而突來奸人投間而蜂起太倉無兼歲之儲諸將乏萬夫之敵羽書猝至何以應之此又不可之大者五也伏望早收成命為社稷計不報寧王宸濠謀不軌令巡撫孫燧巡按林潮及鎮守中官畢真奏其孝行請旌表澄力駁之無何宸濠舉兵反帝南征駐蹕留都者踰歲澄屢馳疏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卽賜宸濠死澄據漢王高煦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十六年武宗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等迎興

獻王長子厚熜于安陸既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既如此後將何以加之且他日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獻王主祀及尊稱澄大會文武群臣上議曰考之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崇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

下既考仁宗若後以濮王為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其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于孝宗為弟于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稱姪皇帝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慍曰父母可更易若是

耶五月四日旨下再議登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于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實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其月二十四日命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為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

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
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
莫得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
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
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
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
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于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
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于此并錄上
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既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
張璁從抗疏極辯禮官之謬帝益心動特發璁疏久

不下至八月朔再命集議瓊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于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產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其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瓊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于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皇太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瓊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

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璁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璁等前疏復令博採輿論以聞璁等知勢不可已謀于內閣加稱興王為帝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上疏曰陛下嘗心純篤親灑宸翰諭以至情天地百神實所共鑒但臣等一得之愚已盡于前議茲欲仰體聖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家勿股肱在非臣等有司所敢擅也帝迫于衆議乃以十月二日諭廷臣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王號曰興獻帝妃

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為皇太后既詔告天下加恩百僚矣十二月十日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等既封還御批帝猶不允于是澄等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疏帝意未回澄猶執奏不已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為言會廷臣亦多疏諫者事迄寢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崇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褻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

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輙慰留不允二年四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及得疾遣醫胗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右叅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為左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

輩同心力爭澄既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
為禮部尚書于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
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
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
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為人後而滅武宗之統
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
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
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
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
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

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等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耑意于正意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今欲推尊本生立廟大内不知出何典籍臣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浹與等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霍韜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後不得已乃集群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中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後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

憲宗令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主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禮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罔獲自盡矣乃令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竊謂獻帝徽稱上仍宜冠以興字並獻帝初封興國識者知為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且美自于本生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帝曰立廟原無著議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孝之情并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為詞其令陳狀俟具疏

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内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明旨必欲建室奉先殿側豈非以奉慈之建先朝已有故事乎謹按奉慈別殿蓋因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尊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妾嫄而言至為本生父立廟大内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臣等竊惟陛下尊崇本生其禮已極若曰禮不得立廟而可以建室禮不得主祭而可以追孝

則是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而臣等乃導以衰世之事罪將奚逃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曰朕奉太廟宗祀豈敢間越與古漢哀諸君不同還遵前旨再議勿得故違後遂抗疏乞休帝不聽再疏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及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卒于家隆慶初贈少保謚文莊後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兄僎弟偉俱並舉進士僎字東之歷青州推官工部

郎中並有棨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累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獨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彬乃沮後罷官之歲偉亦坐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張璁等大議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旋為陳洸劾罷卒于家佃字有之初父兄患門户大盛為擇是名曰留此子力耕可矣佃奮曰我獨不能繼父兄讀書進取乎亦由庶吉士累官侍讀進講不稱旨謫寧國通判後至南京太常少卿卒官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戶部尚書周經遷謫去位上疏乞留之正德初
進侍講充經筵講官與修孝宗實錄劉瑾出諸翰林
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
復為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監祭酒太常卿並在
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
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及俊去國代者
席書未至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
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
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祠尋亦奏罷然猶見非

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考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

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
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自親
藩祇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
于鄉等妄吁令下再四爾輩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
臣之義歟朕沖歲悉失綱常仕且弗問奉先殿西室
其亟修葺畫朕歲時追遠之情仍執違者罪無赦時
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
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
雹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相
食二非常之變倍于往時頃勑廷臣修省臣等敢不

祇承亦願陛下躬行明詔率先群工掖疾若罷營繕
信大臣納忠言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勅名
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遂令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
侯崔元迎獻帝神主于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
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
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為恭穆啓封之疆神靈所戀又
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
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群言
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
別設神位香几以慰時常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

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而慮使者為道途恙上疏曰自京抵安陸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宜加節省用寬物力隨行僚從有挾勢凌轢有司為民害者請預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防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請張充悉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于孝宗沒後三年嗣位于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為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為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

而洸謂執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奸宄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以本官入內閣掌典誥勅兼掌詹事府事明年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墓歸五年還朝仍典誥勅偕陳道中所見江南大旱淮北大水請蠲租貸粟別開支河拯昏墊帝納之明年出理部事駙馬都尉謝詔將婚請禮成後責其讀書習字十日一赴部考稽帝善其言命當設一官教習自是著爲例先是典內閣誥勅者皆寓次柄政而是時張璁桂萼新用事素卿一鵬異己且忌其資深謀出之于外乃用爲

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言官劾諸人及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疏乞致仕允之給夫廩如故事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孚進士湖廣叅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父文雲南按察副使希周應弘治九年殿試孝宗喜其姓名擢為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會典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故摘會典小疵鐫諸纂修者秩希周復為修撰旋以孝宗實錄成復官如故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澹泊自守無所營競閒

五年始召為禮部右侍郎將方議大禮數偕其長爭
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又未至帝
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祁習
樂舞生于大內太常卿汪舉劾元祁不奉明詔擅入
內庭宜按治帝遂命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帝周
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已足備宗廟之需不當于內
府更肄帝不從舉復爭曰須命工部核太廟祭器之
數及神樂觀祭服之式茲復有內府教樂之命是觀
德殿中將有籩豆樂舞之祭矣竊惟祖宗之制惟太
廟設籩豆樂舞奉先奉慈諸殿則無之今獻皇帝既

周之安陸廟矣優欲設于觀德殿將陰救失均乎宜
駁罷奏入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璁桂萼已召至益
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
周率部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
越三年于此矣而更定之議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
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奈告為瀆禮何以感孚于神祇
且本生非貶詞也但欲不妨于正統而親之義亦默
寓焉何嫌于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哉于時
群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希
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遂偕

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繋庶僚于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令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繋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之罪固不可宥但令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齊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絏用襄大典不納自是大禮遂定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京六科無黜者時桂萼用事素以議禮嫌希周且惡兩京言

官啻劾巳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上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但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銓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耳因力稱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前後三十餘疏竟不復起居恒耿介不妄取予安于淡素終身無紛華之好接人務謙退雖里巷婦孺亦必煦煦問勞其恭謹蓋天性也吳下少年有為不善者輒搖手相戒舉希周別號司松之恐玉峰先生知其見嚴重如此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

保灝發屬諸子曰他日尚家易名之典幸勿私我家諱致抱痛九原諸子言于當途故特謚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九年言官龐泮等五十餘人坐言事下獄抗疏救之十一年詔修萬歲山毓秀亭及乾清宮西室役軍至九千人計費百餘萬孟春抗疏極諫其年冬清寧宮災求直言孟春陳果斷公委任破資格速賑貸革皇莊使內軍久任巡撫慎惜武臣八事疏凡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

并劾撫臣不職正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為河南參政康公有威聲績大著擢太僕少卿久之進為卿武宗嘗取馬價他用持不可十二年駕幸宣府馳疏切請還宮明年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大樹恩威彌勒州十八寨蠻酋阿勿阿寺等為亂焚掠寧州通海諸村孟春集兵討之斬阿勿生擒阿寺傳馘千七百餘人諸寨悉平錄功增俸一等官其子一人世宗即位馳疏請修德勤政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拜吏部右侍郎佐尚書喬宇澄叙官方部事為清嘉靖元年秋災異修省力陳號令失恆恩澤

設施之與明年冬陳救災預備策多議行三年五月
進左侍郎七月孚罷孟春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
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臣聞邸報見進士張璁奏
中請尊聖父為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為皇叔母興
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摘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
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
漢宣帝不敢加號于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于南頓
君晉元帝不敢加號于恭王抑情守禮此實為得宋
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
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此實為失司馬光所謂取譏

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也今者廷臣群議事猶未決茲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號今欲稱興獻王為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

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其
可加于興獻王乎既不稱皇叔考必且稱皇叔父于
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之稱及其既
歿未有稱伯叔父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
朝已議之親王乎臣伏覩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為皇
兄誠于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
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
祖傳至孝宗孝宗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
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
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

也臣竊願以漢宣武晉元三帝為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于陛下也不報及棣等進總統之説御史馬明衡建言獲罪孟春復抗疏辯之而帝益入棣等張璁等言欲去本生之號璁等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並斥為朋黨孟春憤其月十有三日偕九卿二十人上言伊尹謂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于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假將順之説招徠罷閑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遜于志之言

也陛下亦當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其所上十三條託言將順而誤惑陛下者不一而足至如第六條言陛下止當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故稱皇伯考孝宗皇帝皇伯母慈壽皇太后第十二條言新頒詔令决宜重改此其說尤為斁倫亂常跡其大逆罪不容誅此臣等有死不敢聽聞者也而第十二條又倡為朋黨之說臣等實竊懼焉宋歐陽修云小人欲譏害忠良必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專權誠望聖明察之而知彼說之欺妄也況入留中其時唐事

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俱各疏
爭並留中不下群臣益洶洶十有五日朝罷帝齋居
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
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尚
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
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群臣于
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
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于是九卿則秦金
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

晉張九敘吳祺張瓚陳霖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蜀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賈詠畫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折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金皋林時王思凡二十人給事中則謝責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瓛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椅凡十有六人御史則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琳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惆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

凡三十有九人諸司郎官吏部則余寬兗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黃待顯唐昇賈總之楊昂楊淮胡宗明粟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顏可久姜志德徐嵩張岸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余才汪必東張懋張懷翁磐李文中張潔張鏜畫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葛澗劉漳楊儀王

德明江添黄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孝凡二十人刑部則相世芳張莪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魁句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廷松熊宇何棠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江加會殷承叙陸銓錢峰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趙儒葉寬張子衷江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鏓龐淳伍余福張鳳來張羽東純蔣珙鄭鍋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毋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跪伏左順門必得俞旨乃起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中官諭退不從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及石瑤亦赴左順門跪伏帝復遣中官諭退猶不起自辰迄午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于是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並繫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自至中命五品以下馬理等百三十四人盡繫詔獄四品以上及司務洪伊等六十五人俱待罪已而伊等繫獄居二日錦衣以

諸臣請命杖于廷人三十而切責孟春等停俸四月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編卒伍自是縉紳喪氣璁萼勢大張其日始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祗奉宗廟罔有間越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乃任情毀君害政變亂是非姑不問第張璁等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有此論奏其以實對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條者于未進之之日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之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易言論辯以瀆天聰罪應萬死

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孰為忠愛孰為逢迎則臣等雖死亦幸帝使責孟春等抗命令自列為首者以聞孟春等復言臣與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王承裕鄭岳劉玉陳雍都御史王時中張潤通政張瓚陳霑參議陳經葛檜少卿張縉徐文華寺丞袁宗儒毛伯溫等均効涓涯之助心惟一理口實一詞不自知其罔陷于狂愚而實無容于僭率也帝怒曰孟春結衆逞忿豈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通政職司封納何不謹嚴使人得窺伺自今各修職業用圖治理毋得煩言孟春既

眾被嚴譴猶守之不變給事中陳洸先以奉使回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擢湖廣僉事大怒仍以舊官上疏言張璁等危言論禮而當道者目為逢君由肆排阻且結納朋黨必欲陛下與為人後虧父子之恩短壽安太后之喪尚書喬宇文選郎夏良勝用舍任意排擠賢豪京秩則寄于己外補則推于人前給事中于桂閻閎史道御史曹嘉素稱剛直則擯之外服陛下特用席書則交章沮抑謂不由吏部其專擅可見乞削宇良勝官名還桂等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冒舊銜假名建言紊亂國典宜

究問帝不從特召還桂等洗亦復故官而謫良勝于外旋出孟春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設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為左蓋剩冗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坐削籍久之卒于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孟春師事于李東陽學問該博立朝更以直節顯士論重之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遂第一等事于人非夫也年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郡守

姜昂深器之曰吾郡顏子也弘治十二年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同修孝宗實錄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喪除乞終養繼母不報還朝守故官世宗即位進翰林學士時興獻王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為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熙言于朝曰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列耶抗疏請告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將上恭穆獻皇帝謚冊熙等又抗疏諫曰大禮之議頒之天下已三年矣乃因一二人謬妄之言欲去本生之稱宕

陰鞠育之報隆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為
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
若乘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既不
得命則相率伏哭左順門以俟帝震怒盡錄諸曹為
首者于是熙及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翱大理正毋德
純郎中吏部余寬戶部黃待顯兵部陶滋刑部相世
芳八人並下詔獄掠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
鎮海衛自是屢更大赦惟此數人不原熙處之怡然
日以讀書為事閱十有三年竟卒于戍所隆慶初贈
官賜恤予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尋成進士除禮部

主事從熙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後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大計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傳學工文兼精書法而雅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璁妄言以片言取通顯乃詣闕上書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請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悅立下部議行時嘉靖十七年六月也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坊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益悒悒思以著述自見所著諸經世學持論多不經為人負才任性目空一世而行事多詭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晚益窮瘁以壽卒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
事五年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平西苗賊阿雜等倡
亂攻劫屯堡偕巡撫魏英發兵討之俘斬千餘人破
寨六百三十璽書獎勞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
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為聖朝下為宗室竭
誠發憤言或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比見寧王
乞護衛則與護衛乞屯田則與屯田凡璽書之褒嘉
恩禮之稠疊諸宗藩莫敢望焉威嚴日以張隱惡日以
甚失令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罪世寧于重法臣恐杜
天下之口奪忠義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

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十年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所耗費至數百萬文華復諫曰西域豈誠有活佛特近倖欲售其奸設此以欺罔聖明耳其地遠在絕徼山川險阻人跡不通毒蛇猛獸烟瘴山嵐觸之立死臣恐奉使有日報命無期也今盜賊甫平瘡痍未起乾清被燬營建方興天下苦之而蜀土尤甚乃復益以斯役凋瘵遺黎何以堪命不轉死溝壑則嘯聚山林耳望亟寢前命戮造言興事之人用正罔上之罪不報幸臣馬昂納妊身女弟于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而乃

有此舉送之于心則不安宣之于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潤累不幸而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來間投隙所係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侄出入禁闈陛下降絀等威與之亂服雜坐式同卧起賞賚無章勢焰薰灼傷乎明之治壞祖宗之法莫此為甚馬姬專寵于內昂等弄權于外張弛予奪盡出其手一旦禍亂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賜誅譴用絕禍源亦不報文華既素進直言帝及近倖深銜之會文華條上廟制五事據經守禮議甚正左右來間搆之帝乃發怒廢昔詰讓

下廷臣議廷臣言太廟禮儀悉本高皇帝制作非臣等所敢妄議文華遂以妄言下詔獄斥為民時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即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偕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

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為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方以議禮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文華與諸法官並下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于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文華居諫職勁直敢言其被謫也僕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三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及辨

璁等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于朝其辯曰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于為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銳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而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

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得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于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思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譏歐陽修之謬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其言出于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于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名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于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

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令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苟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于是又為

遁辭以偶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乎名實茍不辨而統必終將為後世禍矣夫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為之立後至于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絕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乎夫安所得統而繼之

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說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

君之嗣先君于己則考也已于先君則子也故不可
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
宗是已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
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于武宗正統不自于獻帝是
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遺變不近
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他所辨七事亦率做此意
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貰出之奪俸三月
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乃
上疏自辨希帝風旨盡排諸異議者時亳州知州顔
木方坐罪逐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

司蕙亦奏辯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萼等用事堅卧不起十八年詔選宮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氣清持己峻潔于書無所不讀晚好二氏証之六經及洛閩諸說謂合于中庸未發之旨乃渙然自信撰約言五經雜說及老子解行于世學者稱為兩原先生同時有明侍者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璁桂萼既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辯論幾千餘言帝怒命逮治以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濬府宗室

功法以事憾侍奏侍試諸生題用孚之不似人君策問又譏切時政且誚官怨望誹訕大禮調建知州郡經詔逮至京鞫訊究所為民有侯廷訓者樂清人與張璁同郡詞舉進士而操論不同初釋褐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甚觸其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告竣廷訓心非之私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伏闕訟冤得釋尋授泗州判官稍遷曲周縣丞十年九月縣產嘉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廷訓繪圖以聞帝奇之禮官謂本支繁衍之兆帝乃親獻內

殿賜廷訓衣一襲廷訓累遷漳南兵備僉事巡按御史徐宗魯劾其貪虐詔回籍候勘廷訓辯訴不置繼任御史高崶言宗魯所劾有狀乃斥為民一元字舜舉幼穎異不群廷訓判泗州時復坐事下吏一元再上書訟冤都御史唐龍奇之得出一元舉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廣東參議大名兵備副使江西左布政使並有惠政一元好學善詩文有稱于世于化邦舉人儁邦及化邦子應賓並進士又有王祿者靳城人舉于鄉為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于安陸封宗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

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崇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俟儲貳之選疏奏即棄官歸帝怒命按臣逮治亦斥為民

論曰大禮之議廷臣堅執以爭似也然諸所據引不無牽附而又行之以忿激則恐非人情矣君覩大義朝家鉅典所係何如其重而顧可以任意氣之偏騁口舌之末乎況乎痛哭闕門呼號高帝咆哮詈沸有如聚排不知成何朝端成何國體即其氣象已為不祥之甚者矣以至攖鱗觸忌大獄頻興杖肉淋漓幾因纍纍斲君德而喪士氣實迂儒有以取之也悲夫

張璁　桂萼　方獻夫

張璁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赴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當成進士又三載驟貴與天子若一人勢傾海内璁乃不就選而歸正德十六年果登第年四十有七矣時世宗初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璁測知帝意乃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時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

孝也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為已夫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為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

且令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

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當是時帝方扼於廷議志不獲伸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聞而廷臣素執繼嗣議衆聞璁言則洶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衆執議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親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璁知之益自喜已議必伸乃獲著大禮或問辨折益詳以九月中上之且因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然藏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皇叔母不正之名失不可稱然後大倫正而大禮定其意蓋不欲禮官與議也然故朝士益惡之其冬興王加稱興獻帝

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之議且寢矣亟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時汪俊代毛澄為禮部執議如澄璁聞之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乃禮官失考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絕憲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舛有識之士靡不痛惜非莫為言者代異黨同辜負天子不敢恃權臣此何心也伏讀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敬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竊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

帝宗明日第十六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宗皇為歉既而加稱為帝謂陛下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此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父母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肯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足不覺陷陛下以不孝亦既甚矣禮因君臣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不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於皇與不皇惟在於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

非笑無已也時與桂蕚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親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而二人已在道復馳疏力辨其非且曰禮官懼臣等到京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得疏益心動復召二人比二人抵都見衆情洶洶亟欲撲殺之蕚懼不敢出幾閱數日始見朝於是禮科都給事中張翀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力攻帝益不悅而特授二人翰

林學士工人力諍且請面折廷臣之非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並疏言萼等曲學阿世紊亂典章在聖世所必誅豈得以一言之合驟加美秩且以傳奉而及學士爲聖德累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極論并及席書帝大怒責學曾等對狀而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二人於理語人曰倘得俞旨便當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璁萼乃復列欵用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由是衣冠喪氣璁萼勢益張其年八月帝用其議大禮告成帝自是

倚二人為腹心璁視廷臣譴謫無虛日而璁蕚得寵
咆哮遇事輒攘臂橫議氣凌公卿天下大柄悉歸此
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復進詹事兼翰林學士
是後議世廟神道議廟樂武舞議太后謁廟帝率倚
璁言而決璁亦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璁
遂急圖柄用而為大學士費宏所抑遂疾之為蕚與
蕚連章攻擊語至醜穢不可聞帝亦知其情留宏不
即放五年七月璁遂以省墓請既辭朝矣帝復用為
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於是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
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侍郎溫仁和引用

邪人請并斥帝怒切責而六科給事中解一貫十三道御史張祿及南京科道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列不已帝益惡之眷璁獨厚尋進左侍郎兼官及經筵日講俱如故時費宏猶未去璁萼復連章攻擊明年二月遂與王邦奇獄搆陷楊廷和宏及石珤遂仝日罷政時方京察吏部郎中彭澤被斥璁言昔議禮時澤見臣大禮或問深加嘆賞勸臣進呈具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於口茲臣進大禮要略備載其事并及徐文華余才盧瓊諸人語文華等不勝憤謀之御史程啓充及都御史聶賢列澤浮躁啓充與瓊復

欲以次擊去臣等幸聖明垂察𥨊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等議禮與舉朝相抗者四五年舉朝攻臣者至百十疏令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而誹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又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消明之世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因引疾求退帝優詔慰留時吏部闕尚書言官欲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即推宇璁素以議禮故惡二人上言二人以阿附楊廷和得罪去今輙議推舉是大臣用舍不在朝廷而在臣下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首擬劉龍次溫仁和仁和遂

以傳深忠爭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以宗伯掌禮之官而爭先自薦是大臣廷推不由衆議而由己也帝是其言命自今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孚等遂廢璁既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按臣馬録治反賊李福達獄而武定侯郭勛為居間録及他言官遂交章劾勛勛時以議禮附璁相得歡甚璁乃庇勛謀大反其獄因得以排素所不悅者遂進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陷勛帝果發怒命璁署都察院與桂萼方獻夫覆讞於是大臣顏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拷掠而馬録徐文華輩俱遠竄朝署幾空帝益

以璁等為能召見便殿奬勞之賚二品服并三代封誥自是璁等勢益熾朝士垂首屏氣無敢出聲先是京察及言官互糾御史被黜者已十三人璁既總憲復請考察於是復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約束巡方御史諸御史畏其威無敢不奉令一時恣橫之風亦為少戢其年十月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釋褐六年而登政府前此未有也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閣帝所以待之不能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卿毋令人測知泄朕事機又諭朕與卿帖悉親書雖不甚楷誠恐代書者誤泄耳璁因

言仁廟時嘗賜楊士奇等銀圖書俾密疏軍國重務
請倣之帝善其言因并賜一清鑾及桂蕚各二璁文
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璁之初拜學士也諸翰林
恥之不與並列璁深以為恨至是侍讀汪佃講洪範
不稱旨帝令外補璁乃與一清等上言翰林清要誠
不可處以匪人且文學政事各有所長枉而用之終
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敭歷州郡遂多名臣請自講
讀以下學有本原文能華國及行義無玷者存之文
學未稱而才識疎通下吏部量才外用其丁艱在告
者亦為甄別自後日講經筵並精選以充其任帝可

之於是改調及罷黜者二十有二人帝又言庶吉士
不須教養宜除他官一清請量留數人餘除言職璁
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乳臭固不當處之翰林又豈
宜列之言職況故事教習三載方得改授今明寺以
不堪教養退之而執政反欲進之何也宜仍循甲第
除授帝報可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璁
等班兵部尚書李承勛下意嫌之一清因請加散官
乃手勅加二人太子太保璁辭以未建青宮不當
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璁未第時嘗

建姚溪書院為讀書所至是將建亭奉藏御製敬箴及五箴註因請賜名帝賜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而令有司建亭立石且新其堂宇焉初一清再相頗由璁蕚推轂將以擠費宏一清知帝嚮二人傾心下之踧踖不敢當前輩以故二人亦安之及璁得政銳然以天下為己任終以壓於一清不復盡如其志遂相齟齬璁指揮彝能還劾璁璁欲置之死而一清調旨稍輕璁益恨乃言近有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汚無恥習以為常請令洗心滌慮毋懷奸以欺君毋殺險以害正其意蓋為一清發也帝亦知其情諭令同寅

協恭毋相嫉忌一清乃再疏引退且刺璁陰借帝手勅慰留因言璁性資雖敏獨梗不受人言入閣以來驕恣自用無復前忠又令史立模為疏用稱入口立模言謫而巧媚悅大臣朕將斥之璁來即奉命反覆亂言朕再降諭方擬旨行璁自伐其能恃朕之寵不知推賢讓善良可嘆息語至數百言初能遷之訐璁也給事中史立模上言臣聞剛正者特立而見忌讒邪者雜出而難防以見忌之君子而牽率於難防之小人苟其計得行雖至於空人之國亦易易耳本廉貞也而謂貪污本慈祥也而謂酷暴或指以閨門曖

珠或誣以暮夜苞苴或追論其平生或索求其近似往往以小人一時之言遂爲君子終身之玷請一切禁治帝初是其言令所司懸榜嚴禁已而覺其謗讟立撲於外故復爲一清言之璁初恬寵恣肆雖桂萼亦避其鋒至是帝忽暴其短頗爲悅沮明年七月給事中孫應奎劾萼并言璁學博性偏傷於自恃而應奎同官王準復劾璁舉參將陳璠實其私人宜斥璁以建章輪劾再疏乞休且曰今爲大臣者能害百忍肯受萬辱微愚條爲以結其心納交臺諫以緘其口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立復陰數十清帝既褒諭璁

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報復恩讐帝大感悟立罷璁令還家省改需後用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而徵為璁白誣帝意遂動璁行抵天津命行人賫手敕召還褒獎備至璁入而一清遂罷自是始為首輔當國柄帝姿故英明自排廷議正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禖議文廟設主更定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其禮不皆自璁發然帝必下璁議璁引禮多所折

表而帝事取獨斷璁言亦不能盡入也十年二月璁
以名嫌於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孚敬
茂恭四大字縱橫各二幅賜焉先是夏言恃帝眷數
以事訐孚敬孚敬御之未有以發其年閏六月孚敬
既構陷吏部侍郎徐縉復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
薛侃誅因侃以害言既逮鞫事露有旨斥其忮罔於
是御史譚纘端廷獻唐愈賢交章彈劾明日帝諭法司孚
敬屢被人言勅令省改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
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孚敬昧休休之量犯娟嫉之
科殊非朕所倚賴其令致仕孚敬乃蒙面而去十一

月帝復思之遣行人賫勅往召令乘傳行復以勅趣之且白聖母嗟問者數次卿兼程星夜急進展慰聖母至懷明年三月孚敬至帝任之如初然其時夏言驟擢至禮部尚書益用事而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雖爲首輔其眷顧亦不復如曩日矣至八月彗星見東井久而不退帝心疑大臣中有擅政者孚敬因自陳求罷帝報曰卿心腹重臣宜竭忠誠同寅協恭舉賢容衆匡輔朕躬庶全終始之義其痛加思省毋負朕恩盖猶慮其媢嫉也於是都給事中魏良弼引古書謂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威權驕

盜專橫故妖星示異宜亟罷孚敬奏言頃良弼濫舉京營武弁臣擬旨下兵部覆實又擬旨奪其俸兩月且勑所司推用武臣毋輕信保語臣之心實欲黜陟大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臺諫部司也今良弼挾私報復坐臣專擅恐是自效忠無地矣帝並報聞於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娼嫉愈甚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甚謂天子之權不可下移是矣然擬旨草容不容今列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有臣如此所從上干天和下拂人情臣謂不去孚敬天心終不可回也帝覽奏曰鰲之言實出忠讜

孚敬憂既朝廷豈不識其意直謂國家待輔臣當如此耳令自陳狀遂許致仕去李時請給廩隸勅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少卿陳璋賫勅往召而勅語殊無嘉獎意四月孚敬還朝六月彗復見畢昴間孚敬乞避位不許十三年正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潞州陳卿為亂孚敬力主用兵賊覺被滅及是大同再亂孚敬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為總督源清一意進討師久無功其後城中亂定代王請遣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而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

王疏不行帝委曲宣諭令與言交好孚敬猶持之帝
曰大臣謀國貴和若彼此爭嫉朕將安託卿尚平心
熟思之乃竟遣黄綰往孚敬以言不用稱疾乞休疏
三上已而子卒請益力最後帝報曰卿連章乞歸想
無甚疾或疑朕耳卿疑朕有二去來進退者三矣必
終不以禮待不若早乞身一也獻夫蓋少於我而去
之此必別用下輩人弗用我輩二也夫居丞弼之任
謀身計禍此何如臣耶孚敬奏言陛下任臣以心膂
臣豈敢疑但臣數獲罪愆當退以義耳大禮之議本
出宸衷第恨三五臣者貪天之功濫叨殊秩及當事

往者不能周識事主知莠者陛下已悉之不待言矣
獻矣草號求逞其志可知今復懦弱無立非緩急所
賴翻昔變詞遜歸今復異論復政非國體所宜竊
以諸論騷致崇階以多鄙之臣初不能深察今果凡
其詭譎矣以陛下所親信臣稱為同志者猶如此他
可知矣昔路城之變陛下以紀綱為重命將興師卒
用莠言遺棄言行勸乃不誅作亂之賊而反罪討賊
之人以致強梁肆志將士解體大同之變陛下亦以
紀綱為重命將興師復因人言姑息了事將士殺叛
卒者有罪叛卒戕平民者不誅法典蕩然恐將來國

事尤有可慮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揣無益公家是以欲去耳帝報曰卿之求去徒以大同一事與言爲忌耳源清貪功恣戮平民致正法不中渠魁漏網卿猶爲源清歷尤城破人誅閑無難如無罪何又何時得復是鎮以衛京師耶此難言之說本出自朕卿今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果輔弼之道耶孚敬乃復起視事時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之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五言律四章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孚敬得疾帝遣中官賜以尊牢問李時曰孚敬閣中當決卿不與爭耶

對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但孚敬性剛一時難入臣委曲講析率亦未嘗不從帝曰楊一清亦云然且如莊肅后謚即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忿爭時曰孚敬以嫂與母不同亦出忠愛帝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惜人才是以多怨又遣中官賜藥餌手勅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卿庶見朕意孚敬既得疾愈前此三辭皆不以禮遂奏疏乞骸骨乃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帝復念之遣錦衣官賫手勅視疾趣其還行至處州疾作不能進帝又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乃歸

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聞之大爲傷悼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時進讜言其清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内臣力爭張延齡獄乃其大者而性狠愎不能受護善類以故天下士疾之若讐然持身甚廉痛惡贓吏力破人臣私黨一意肯公一時苞苴路絕百職奉法亦有足稱者帝眷禮廷臣莫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謚文忠贈太師

桂蕚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使氣屢忤上官被劾辱論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

武康又以忤止官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時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為帝妃為興國太后頒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璁同官揣知帝指乃以二年十一月上奏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絶陛下純孝之心強附末世不經之事納陛下於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顛廢非常之變也有識者莫不寒心而未聞有所規納何也蓋自張璁

瞿韶獻議論者指為干進叢語播騰遂籍人口欺遠禮者不敢駁議其非遂因循至今日耳然是失也綱常有愧於前王非冀將貽於來世匪細故也切念陛下待興國太后慨興獻帝祭祀已三年矣揣心出淚不知其幾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豈亦體之義乎頃復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所謂稟天明矣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為聖母亦稱所謂事地察矣至於朝議之謬不過執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

深嚴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
親受孝宗詔命為之子乎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
繼之主也明矣然則崇興獻帝尊與國太后又何疑
乎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
欲以請比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之二疏伏望睿然裁斷
將臣與三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如禮官復執
前說則其猶徵無禮亦已甚矣尚可容於聖世哉因
并錄上書獻夫及疏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下廷臣
議府洵是廷臣藏惡萼共指目為奸邪萼知帝意已
決氣遂發舒其閏後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之為重

猶爲輕故高皇帝取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之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何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與親不存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耳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萬字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之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其與斯議哉時與璁既至上帝益大喜召赴京兆是議禮諸臣無有以然執政者臣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與議其言忿辭無忌以故朝士恚疾矣及召命下眾益駭愕群起

排擊帝心惡之不爲動而萼復偕璁論列不已遂召
爲翰林學士帝問其言更定大禮萼自是受知特深
四年春給事中柯維騏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
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
如張璁桂萼者用是也且除伏闕諸臣多被死徙御
史王懋郭楠又復論遣竊以爲罰過重矣萼璁遂求
去言以臣等爲君子則不敢以爲小人則不甘惟聖
明辨之毋使盛治之朝爲聚訟之所優詔慰留尋進
詹事兼翰林學士時議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萼
復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爲賢兩人氣益盛求經

進講官求與修獻皇實錄求典兩京鄉試充教習庶吉士並為閣臣所抑不獲典由是兩人大恨建章攻費宏且陰詆石珤宏等卒不安其位而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與尚書趙鑑擬律忿爭為南京科臣所劾亦不問嘗陳時政請額錫六年田租更置極初寄樊寬登聞鼓禁約後塞上開中創懲奸徒阻絕養廉院聽窮民耕墾邊陝地停外吏赴部考滿憫窮吏部班中聖教廣聖孝凡十事多議行六年三月遷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科道拾遺殊攻萼萼素惡言官排己亟擬盡黜之止言官故輒揚廷和廣

植私黨蒙蔽聖聰者六年今李沁等斥逐漸遠奸䏁在言路肯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臣請舉行知制章下吏部侍郎盖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葛䟽在被論後情涉報復無以厭衆心葛言詔出憲宗文廟故在春奉職無狀欲媚言官圖倖免公肆欺誣宜并按問詔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妣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一時去者七人非令自考察拾遺此帝終以葛言為然趣令速舉都給事中毛俊氏御史劉隅盧瓊等言大計被黜已多不宜再黜帝責其抗命趣益急俊氏等惶恐引罪請責

之都院各舉諸言官俸而下部院行之春等於御史偕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點良才餘報寢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乃復點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亦點給事中顏滌等數人事乃竣時帝諭內閣令詞臣日輪一人入講經史備顧問已從閣臣言改用每旬三八日萼上言陛下此心即堯舜循問好問之心我祖宗歷聖向嘗舉行蓋經筵日講已有定規寒暑輟講亦為故事但堂陛九重恐不千里雖有善言何自上聞則詔令儒臣日直此開壁敬覽乾綱第十義也上意所及時賜召問則發有趣

然之思視預為擬日徒事講說者裨益相去萬萬矣
令若令輔臣二人有直有問必顧忌而不敢正對竊
謂五日輪二人終不若聖諭日輪一人之善也報聞
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及經筵日講供如故
萼既得志日以報怨為事引用王瓊與陳九疇獄尚
書彭澤金獻民等獲譴者十餘人及李福達獄起命
萼掌刑部事與張璁方獻夫會鞫萼大肆羅織尚書
顏頤壽御史馬錄等竄逐者四十餘人又反陳洸之
獄郎中葉應驄等株連逮捕者百數十人先是萼知
丹徒為巡撫及知府所撻及是兩人已遷官萼修郤

遂巡撫致知府遣戍自是廷臣畏其兇威不寒而慄其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敔事尚書兼學士者自薦始薦遂言天下提學憲臣多不得人請考核由是改用者四人甫踰月遂拜吏部尚書帝顧之獨厚賜銀章二曰忠誠盡慎曰繩愆匡違令得密封言事與輔臣埒薦因言天下巡撫官多不稱職宜加甄別令久任由是改用者九人七年正月手勑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明年奏建言獲罪諸臣如鄭繼曾季本等十六人因事眨謫如黃國用劉秉鑑等八人皆才識可用懲叛已深宜敘增

狀復於是諸人得量移王守仁之起用也萼實薦之已而銜其不附己事多齮齕及是守仁卒詔議其功罪萼遂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恤典皆不予時論駁之其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初萼璁議禮赴召廷臣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兩人走避武定侯郭勛家獲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至是勛奸狀大露帝亦惡之璁及霍韜猶力庇萼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時楊一清為首輔老成持重而萼與璁好紛更且惡一清壓己遂不相能其年七月給事中孫應奎劾

萼梟雄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植黨與攻以崩成致天下敢怒不敢言并及一清璁二人帝時已疑萼得旨萼建言大禮多効勤勞既而恣太甚其洗滌宿憾全君臣終始之義萼初侍帝知捐隸官言必不入至是忽奉嚴旨大惟甄辨且稱疾乞休詔報曰卿讀書達理但所行事亦須寅恭協商免徇公議廣前日之忠不為自負萼凡之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萼所舉御醫官李夢鶴實其私人乞戒萼勿務偏比息人言詔下所司核實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為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於是給事中陸

察極論其罪并言夢鶴假托進書實緣授職萼與搆居內閣使尸往來時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居間行賄因列其私黨二十人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止以尚書致仕而璁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告廷臣略言二臣自任自恣負君負國所為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論法本當寘諸刑典特從寬貸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韜兩疏訟萼力攻一清且言法司威逼從周林搆成萼贓罪實承一清風指於是一清去位刑部尚書周倫調南京郎中陳之良員外郎王行可皆奪職而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

讒乃言蔓鶴等假托行私與蕚無與詔削蔓鶴林籍從周論罪如律而蕚復散官是時璁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必復召蕚璁須蕚功亦請召復帝從之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蕚未至國子生錢湖等復請趣蕚入朝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麽敢與聞耶幷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詔請復所奪官仍參機務蕚初銳意功名勇於任事不恤物議及是驟加摧抑氣為之懾不復故恣如曩日矣七月蕚言嵗比不登人至相食朝廷大發帑藏數十萬金不能致數萬之粟由未嘗預備故也請再發帑數十萬分給天下及時收糴

麥荳可備他時賑荒之用而小民亦得易錢為生凋
再畫四策以獻所司悉議行居位數月屢疏引疾帝
輒優旨慰留十年正月得請八月卒於家贈太傅謚
文襄萼居官廉以文學經濟自命所論奏帝王心學
論皇極論易後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與地圖說皆
有稗君德時政特性猜很好排異己以故不為物論
所容始與璁深相結相得歡甚及並居政府亦遂相
失不終其好人以是益少之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末進士
改庶吉士乞歸迎養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

調吏部進員外郎時王守仁方為主事獻夫與論學
悅之遂執贄為弟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
年嘉靖改元夏還朝道聞中朝議禮未定草疏曰先
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
官所議者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
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
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
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
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
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

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絶其後而後孝宗皇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也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為考皇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為父子也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

者二濮王别有子可以不絶興獻帝無别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説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違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絶祖宗之祀不及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絶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説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

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

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疏具見廷臣方嚴排異議懼不敢上而為桂萼所見與席書疏並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為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璁桂萼於南京二人至用為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為侍講學士於是攻者四起獻夫

亦力辟帝卒用諸人議改正太禮自是盛荷帝眷與璁蕚埒矣四年復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獻夫終不自安堅謝病歸六年召修明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同以議禮相親善至是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為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為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誤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為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誤萬世誤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之始末及魏

明帝之詔濮園之議各為論正以附其後乞付之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為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於以下洗群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於史館時諸臣以議禮驟貴遂恃寵恣無復顧忌故詆毀先儒至此識者疾之獻夫還朝未幾會李福達獄起命署大理寺事與璁萼等大反其詞璁置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時京卿及監司方面多缺員獻夫推薦布政使汪鋐等至五十有五人桂萼反陳洸獄請盡逮問官葉應驄等獻夫言朝所

逮及不下三四百人請以情輕者下撫按勘報由是諸人多免逮其月即代蕚為吏部左侍郎兼官直講如故上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馭非人所致乞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撫寧侯朱騏因薦珠池少監張賜可代潤前副總兵張祐可代騏疏下內閣楊一淸等持不行帝委曲宣諭潤騏二人果召還十一月復代蕚為禮部尚書獻夫笔僧道姑有傷風化請勑令改嫁年邁者給養贍依親有獲勑者追奪戒諭勳戚家毋得私度帝悉從之又納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者禁自後永不開度寺觀私

創者毀之帝方下詔而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擅毀前朝寺觀被逮獻夫及黄綰霍韜熊浹合疏論救帝雖不從一鳴卒得輕比七年明倫大典成加太子太保帝欲殺陳后之喪獻夫引禮固爭王守仁旣平思田夷八寨有媒孽之者獻夫及韜歷陳其功狀且曰議者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歷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得專抑知守仁固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夫忠而有功如守仁兵部功賞未施行戶部題覆又行查勘何以為勞臣勸帝納其言築城事得毋止時璁萼用事與楊一清不相能而建臣又有與璁萼不和

者明年正月獻夫因災異陳言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今君臣闕同遊之樂宰輔少和衷之美大臣乏休休有容之量群臣無濟濟相讓之風德化未洽災沴薦臻咎實坐此消弭之術在陛下和德於上九卿百執事和衷於下然後戒飭諸司責成守令省刑薄斂賑窮恤孤則德澤下流而和氣至矣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近詔錄議禮降謫諸臣而充軍爲民如俞寬馬明衡輩猶未沐鴻恩請一體收召且言郡縣守令多不得人由進士額少勢不得不用舉貢途輕人玩自難稱職宜倍取進士五六百名銓除

縣令吏部畧倣漢法不由令長不得擢臺郎不由郡守不得擢侍郎列卿帝優詔褒答而寬等卒不獲叙用明日輸輔臣令所司加意舉貢與進士一體拔擢所奏廣額事亦寢二月復代萼為吏部尚書其秋萼與璁並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上言陸粲所劾凡二十人岳倫所劾凡八人王化所劾凡二十一人六科會奏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其中奸邪者用多受誣者亦不少苟絕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且昔年攻璁萼者既以為黨而去之今日附璁萼者又以為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而已臣與璁

萼同為議禮之人理宜引避請特命侍郎董玘等會同九卿從公覈奏帝是其言仍以蜀之獻夫乃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而黜備良才等十三人時以為當良才初為御史以考察被黜疏言臣嘗劾都御史聶賢不孝楊廷和庇之獲全後竟為御史鄭洛書論罷乃吏部侍郎孟春副都御史劉文莊黨廷和賢謂洛書之奏臣實主之遂假考察之權報復同門之怨因許春文莊陰罪且言二人嘱徐文華縱橫遊説嘗復賢廷和官盡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帝讓春等不持公論為人報怨令良材降補外任良材復自言

素以忠讜為廷和等所疾雖蒙曲全恐奸黨布在四
方臣跡遠勢危不能自保願乞骸骨正首丘死且不
恨萼等因言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乃令復職至
是為言官所劾獻夫亦言其奔競有跡褫職閒住時
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獻夫言外
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為證帝善其言下
廷議自是外戚永絕世封著為例九年羽林指揮劉
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又劾
御史廖自顯擅笞武職自顯遂坐逮已又訐兵部郎
中盧襄等四人陰事且詆言官懷私不舉為瀆職獻

夫惡之言國家黜陟糾舉付之部院臺諫無敢出位
妄干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劾永呂非有言責乃
假名建言陰謀報怨亂朝網侵官守此風不懲則奸
人效尤動爲蜚語中傷善類請下法司按問帝不從
獻夫遂引疾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
私其親故指大理少卿陳洸太常卿彭澤爲言帝既
留用二人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亂選法亦浙
江參政黃卿爲張璁所惡輙調陝西而以溫州兵備
副使究以平代卿溫州知府丁瓚代以平以平瓚屢
任未久徙以璁鄉郡故而改補之一時變置若奕棋

欽既私其鄉人黄芳為鄉於南京茲者太常卿缺以彭澤補之澤之邪回屢見於言官論列頗得萼等讚陸賓獻夫欲以澤為赤幟將盡鉗天下之口耳廣東僉事劉喬誤聞其死代以員外郎吳聃既知其非乃不自檢舉復添注喬廣東副使易置名器有同戲劇他如知縣林初貪虐有聲以鄉人之故而擢州守判官吳爵吏胥出身以彭澤之姻而得通判此其交通賄賂又有可疑者矣既入帝諭獻夫勿辭避令卿等還守故官獻夫及璁既辭因引退帝重遣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陳四事言近日傾

危成習劉永昌武夫也而劾家宰張瀾軍餘也而劾勳臣以股肱耳目之臣使人得以指摘恐下陵上替之患不知所止令之議者未悉此獘猶復毛舉細故未免推跛勳瀾類畧苛細之言存簾遠堂高之義俾小人攻訐無自而入章下吏部獻夫等謂甲疏深切時獘請勅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誣張亂政并行兩京科道天下撫按官論事必先大體論人無責小疵毋伺察閒隙以挾私毋苛舉小故以逞訐毋附致難明之情汙以不根之謗當是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劾甲

阿附便佞自劉永昌肆言後言官未聞敢議大臣獨
給事中夏言與孫應奎趙漢三臣議及璁獻夫耳漢
已蒙聖明詰讓至言與應奎之奏皆係用人行政之
失而甲槩之以為毛舉細故則言官之於大臣必將
無一言已乎必至於大譴大訶而論列之乎祖宗之
法凡言大臣德政者處極刑而甲乃稱誦大臣不已
甲於輔臣猶曰門生座主云耳若郭勛貪縱之跡彰
彰明著而甲亦不欲人言如甲之議必欲陛下端拱
於上大臣橫行於中群臣緘口於下萬有一逆人廁
其間而使言官習於泯默是甲以一言病天下也乞

亟行責斥奏入帝心善之下吏部再議甲亦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輙先陳辨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其延緩令置對乃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意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允然猶虛位以俟十年七月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尋遣行人蔡數趣之數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既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獻夫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先是賜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還之朝至是復賜

如故吏部尚書王瓊之卒也命毋置代以獻夫掌之初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而其家人姻黨頗橫於郡中委爲鄉人許告僉事龔大稔聽之及獻夫還朝再謁大稔賂免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亦上疏自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其年十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上言獻夫外飾謹厚內實兇奸前在吏部剛愎報怨無所不至及以詐病還籍陛下特遣行人召之方且倨傲偃蹇不即奉詔既蒙驛騎督趣有起京別用之命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冢宰

別用非入閣而何及五月抵近畿則又措句日攝理排徊顧望試陛下別用之意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近為會事冀大臣所許不自引發輒肆巧辯及臺諫進謁處越不辭叠慶如此安望其容賢納士表率百僚今又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柄呼引朋類播弄威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萼即見天不可誣如此乞令日當急黜者也其他詆賤大臣甚多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雖負恬退言既還被劾中歷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當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璁雖最寵

然罷相者委吳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位二歲遂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而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顯雖與璁萼同事而持論每依乎恕故人不甚惡之至去就之際視諸人獨勝云

論曰大禮紛爭數年始定卒無能屈張桂之說蓋其論辨侃侃足動聽聞即群疑可迎刃而解觀明倫大典可見也借曰以逢迎為工挾持取勝然其義可遵其言自可採正不必盡論時勢睽獨是二人得君既

專恣雖特甚君臣上下猜忌互生攻擊軋傾廟堂閧
裏無虛日此雖時局相激而成實二人德量不廣之
故也獻夫言論本末大槩相同而出處之間猶爲引
退比挈而較亦彼善於此而已然而三人者剛毅之
資該博之學大非尋常所幾及嗚乎玠亦人傑也哉